

今夜星光燦爛

李德民

大纪元网上的一则新闻报导《纽约大停电，人们相互依赖超出想象》中有一段令人心动的一段对话：一个六岁小女孩对父亲说：“今天纽约怎麼这么多星星？”父亲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星星一直都有，只是平常灯光太亮，我们看不到它们。”

这段对话开启了我那尘封已久的记忆，儿时夏夜乘凉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从记忆的深处阵阵涌出，尽管已过去二三十年了，那段记忆却还是如此刻骨铭心。

二三十年前，在中国大陆，那还不是一个家家户户有电视、电冰箱、电话的年代。夏季的晚上，夜幕尚未落下时，众邻居的竹床、竹椅已早早地摆放在屋外。等到大人们干完家务活，歇息下来时，已是星河璀璨，繁星点点。这时，也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。苍穹之下，大人们开始放松下来，数古论今。嫦娥奔月，月亮里的桂花树和捣药的玉兔，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，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那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的蟠桃，齐天大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如来佛的法力。还有那一年一度的牛郎织女七夕会。

小小的我躺在竹床上，仰望著那深邃遥远的星空，幻想著成为神仙在那满天闪烁的星星

间漫游，也去逛逛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。

如今，儿时的平房被一幢幢楼房取而代之，家家户户有了电视、空调和电扇，夏夜乘凉已成为记忆。奔波的生活已使得我们无暇顾及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美景和启示。在我们越来越享受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舒适时，

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地被它捆住了手脚，对它越来越依赖。就像这次纽约和其它城市的大停电，如果持续两天或三天，那将会是甚麽样的一种情形。还有最近猖獗的计算机病毒。人的渺小和无能在此时暴露得一览无遗。人植於自然的那条根仿佛在被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连根拔起。我们失去的似乎比我们得

到的还多。

过去的时光已埋在我们的记忆中了。然而，今天发生的一切或许并不偶然，美国，加拿大的这次电力中断，似乎是在提醒我们，离自然越来越远的人其实也变得越来越脆弱，科学再发达，也永远有覆盖不周延的地方。人既然总会不得不面对自然，那麽我们就应该提醒自己对自然的感激和敬畏。虽然科学的发展无可逆转，但尽量爱护自然，人才会在自然中中和万世，颐养天年。

其实，最近在美国悄然兴起的打坐和人们对自己身心的关注，以及一群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返本归真的法轮功修炼者，或许已经在向人们昭示著：人依然有再见星光灿烂的时候。



生命沐浴在善的光明中

文/笑梅

认识杰森是在我来到这个实验室不久。这个杂乱的实验室归一对夫妻管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夫妻店儿。我是他们手下唯一的正式职员。杰森是在联系到医生位置之前来这儿做一点科研，为作未来的名医加教授打下基础。

我的老板不太爱讲话，无论你怎么把工作做好，他对你的回报只是一个“OK”。如果他对你的工作稍不如意，可就不OK了。看到这一切，我暗暗告诫自己，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别忘了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可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那麽简单。在业务上，这里的工作并不难，对我来说得心应手。所以在本职工作之外，我还会尽力把杂乱的实验室归拢得井井有条。可是，对我的用心和义务付出，老板似乎并没有看见，还总是把目光

放在对我的挑剔上。老板会挑，老板娘也会挑，更奇怪的是杰森也加进来挑。面对他们一次次莫名其妙的挑剔，我觉得我应该使自己的心加大容量，於是我尽量保持平静的心态，更加努力做好工作，以便得到大家的认可。

一天，我正在做一个实验，忙著往试管里加试剂，杰森却突然跑来，态度蛮横地要我立即把刚送来的有机溶剂放进通风柜，我无法间断实验，就说：“过一会儿。”可他却对我没有立即行动非常愤怒，竟大叫起来。我感到他很无礼，强忍著自己没有动气，但有力地回击道：“请不要打扰我。”我的话似乎更触怒了他。他一股怨气没处撒，不一会儿，他走过来，凑近我的脸，说了两句难听的话。我虽没发火，但我感到我拿试管的手已经不稳了。

杰森为甚麽对我这样？

老板为甚麽对我这样？难道是我工作做的不好吗？绝不是！我除了做好自己的实验外，实验室的其他杂活我都主动在做，我几乎在尽善尽美地做。然而却事与愿违。

又一次出现矛盾了，依然是和杰森，他依然是那样嚣张。我想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但不等於是一个随便被人欺负的人。我改变态度，严厉地对他说：“杰森，你应该懂得如何尊重人，不要太自私。”他支吾著红著脸低下了头。事後，我与一位修炼的好友谈起了此事，她却这样说，我觉著你这样做，是没有能够用善的一面去对待，可能难以消除矛盾。

果然，没过几天，老板就又对我变了脸。

我知道我该静下心来深深查找了一下内心了，我竟发现，这一段时期已来，

我所谓的勤奋和付出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表现自己的优秀，想得到老板的赏识和同事的认可，这是多麽不好的为私之心。修炼人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做事不应是为了迎合别人的喜好，得到他人的表扬才这样做。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都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好人，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去提高自己的心性。当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当我那颗为私之心放下了，我发现善开始充满了我的心，我开始能包容自己周围的一切，我的言行也自然而然地改变了。在那之後，无论面对甚麽问题我都再也生不出一丝怨恨。这时，我发觉杰森也变了。他不再来有意挑剔我，有时还会主动做一些公共的事。有一

次，他主动帮我配试剂，我非常感谢他。他说：“没甚麽，你也帮我做很多事啊！”我感到，善的力量也在改变我周围的环境

转眼一年过去了，杰森要去另一个地方做医生了。那天，我把杰森送到楼下，他关切地对我说：“梅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真不知你是如何在这里忍受的，他们（指老板夫妻）对人很无理。”我笑道：“没甚麽，我想他们一定是不得已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，我会尽量去体谅所有的人”。

望著这位美国小伙子的背影，我在心里说：再见了，杰森！谢谢你让我懂得了善的力量！

（摘自明慧网：<http://www.minghui.org>）

從我眼睛的經歷談起

王義恒(美國)

2001年，由於繁重的学习任务，特别是博士资格考试期间的突击迎考，我的眼睛受到很大伤害。当时我只要看10分钟的书，或上电脑10分钟，就会感觉眼睛很疲劳，要是再看下去，眼睛就会发疼。这个时候只好暂停学习，到外面跑一圈，放松放松，这样回来又可以看上10分钟。

为此我去过德州医疗中心，它在美国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医生给我眼底照相，那种滋味真是难受极了。他们用强闪光照射我的眼底，我感觉比太阳还亮，每闪一次，我的大脑都“嗡”的一下，有时身子都要震一下，就这样一连拍了30多张。等拍完了，我的眼睛甚麽也看不见了，真是成了“睁眼瞎”。我对医生说：“美国科技这麽先进，怎麼造出这麽残酷的仪器折磨人呢？”医生回答说：“这可是我们这里能找到的最好的仪器了。”

检查结果，医生说：“从照片上看，你的眼底好像是有点问题，但我不能确定。这样吧，我推荐你去看一位私人眼科医生，他水平高，能看得更准。”

於是，我又去看了这位私人医生。他也同样给我眼底照相，我又经历了一遍那种痛苦的折磨。最後，该医生说：“看起来你的眼底可能是有点问题，但是现在病情还很轻，我甚麽也做不了。你先回去，等病情加重了再来，到时我用激光给你治疗。”

到这时我才知道，现代医学是治不了我的眼睛了。现代科学的发展，曾经是那样地让我叹为观止，可在我这小小的眼疾面前，却是如此无奈。难道我所能作的就只是等待？让病情进一步恶化？

不久我在校园看到一张传单，是法轮功的免费学习班。我决定去参加。在学习班上看李老师讲法的录像，然後是学习五套功法，每天一套。就这样，九天班上完後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可以看很长时间书了，也可以用电脑了，连续几个小时也不累。就这样，我的眼病好了，法轮大法的神奇让我震撼，也让我自此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

（摘自慧圆网：<http://huiyuan.minghui.org>）

